

美國的書・作家・與其他

朱約農

據今年七月發表的最新聯合國資料顯示：美國終於壓倒了蘇俄，而於一九七二年成爲世界上出版書籍最多的一個國家。那一年，美國出版了八一、一二四個書目，蘇俄僅八〇、五五五個書目。

在前一年（一九七一年），蘇俄出版了八五、四八七個書目，居當年的第一位；美國以八〇、五六〇個書目居第二位。兩年記錄的比較，蘇俄的降落（近五千個書目）可說很大，美國的増加（五百六十四個書目）則未免很小。當然，蘇俄的驟降必然有其內在的原因，不必妄加揣測。美國的増加，爲數不多，自然也不能說是出版業的蓬勃現象。

事實上，據非正式的統計，美國在去（一九七三）年的出版數字，已跌進了四萬大關，只保持了三九、九五一個書目。（這個由美國出版事業協會發表的數字，跟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統計大有出入，一定在計算原則上有所不同，姑附此以供參考。）

美國在數字上的落後，不足以使美國人沮喪，因爲他們無意跟蘇俄競爭。蘇俄的出版事業是由國家統治的，而且以宣傳爲主要的目的。美國的出版業是自由企業，在形態和目的上和共產國家迥異。

由於美國經濟的普遍萎縮，加上通貨膨脹的無法抵制和能源危機的接踵而至，美國出版業的隨同其他百業蒙受影響，那是可以想像的事。

但更實際的問題，還不止於此。據某些美國學者的剖析，認為美國文字出版業的將來，如能維持現狀，便可說是進展；如果逐漸衰退，也不算是什麼驚異的事，原因是有若干重要的不利於文字出版業的因素在。

首先，今日美國的文化形態主流，是趨向視覺與聽覺的範圍。文字固然也是用眼睛去欣賞的，但它必須經過理解的生理過程，才能間接給人樂趣，比諸形象、圖案、色澤或音響，要複雜難解得多。這就是為什麼人們願意天天觀賞電視，諦聽音樂，而不肯經常閱讀書籍的緣故。

為此，美國的文字出版業在可預見的將來，大致上不會有飛躍的發展。但要說視覺和聽覺等文化形態，會在美國替代文字，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文字在記錄功能上，絕非電視、電影或音樂所能望其項背，所以它的價值是不能給否定的。

這方面的比例，可從去年美國人花費在文化活動方面的數字，看出一個端倪：一九七三年美國出版業的全年營業總額，為卅二億元（較一九七二年增加百分之六點三），電視和廣播的總收入，達四十七億五千萬元，唱片和錄音帶約二十億元，電影院營業額約十四億五千萬元。

美國出版業的穩定背後，有着一一些變遷，跟文藝作品有密切的關係。

最重要的一點，是小說類作品的顯著下落。在這一下落中，精裝本的小說受到的打擊尤大。相反地，平裝本的小說類作品，正在急劇地勃興中。在過去，精裝和平裝小說的銷行額，通常是三與一之比，現在則接近二與一之比。

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小說類的平裝本已有超先精裝本問世的趨勢。在過去，幾乎所有的小說類或詩集等，都是先發行精裝本，然後再出版平裝本。越是有名望作家的作品，或銷行旺盛的作品，精裝和平裝發行的間隔越遠。通常都在精裝本發行接近強弩之末時，才接着發行平裝本，這其間往往會間隔數年之久。



現在的情形大變，很多頗有名望的作家，也願意先把他的作品用平裝發行，然後再繼以精裝本。最基本的原則是平裝本的預付稿費，遠超過精裝本，這是因為美國新興的一些出版公司以經營平裝本為專業之故。

這一轉變在美國文化事業上，不可謂不大。

說實在，美國出版業的素質（這裏是指製作上的素質），向來是舉世無雙的。它的精裝本，無論在編排、印刷、裝訂、乃至校對各方面，都是第一流的。

從一八八〇年整年只出版二、〇七六個書目，到一九七二年年產八萬多個書目的美國出版業，其發展之迅速，自然經年是在變化之中。有人說：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出版業的變化是限於技術性的，如排字方法和印刷技術的改進等。第一次大戰以後，仍然是技術性的改革居多，如排字、印刷、裝訂的自動化。第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印刷業的進入彩色和高速度生產，又是一大改革，但美國出版業在內容上的變革，則尤為驚人。過去仰賴歐洲的美國科技、文學、藝術……此時都背其道而行，反由歐洲來唯美國馬首是瞻。

這當然是世界潮流之所趨，不單單是出版業如此。但美國出版業在這一潮流中所經驗的變革，却是劃時代的。

美國在這一變革中演化出來的一股很大的力量，便是倡導了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這是美國戰後科學技術突破後的一個產兒，它促成了一個極大的文化變革。

過去認為是古典的，現在成了通俗的；過去認為是學究專利的，現在也變成了大眾共享的東西。

由於大企業的加入出版事業，如「全錄」、「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雷電安」（專門生產國防武器的一家公司），以及「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等的大量投資，使美國書籍生產技術發生了革命性的進步。

大量出產的古典文籍，以及簡化、改寫和通俗化的學術巨著，全都變成了販夫走卒捧讀的廉價書籍，這如何不會改變一國的文化氣息呢？

科技不但大幅度地改變了人們閱讀的嗜好和態度，而且也改變了一般人的閱讀習慣和方法。錄音和錄影的普及化，使它們在文字記錄的經濟化、便利、迅捷方面，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試想一隻普通的公文檔案櫃，能貯藏十至十五年的紐約時報錄影帶，而不虞蟲蛀鼠嚙，那是多麼的經濟實用。

想到過去大家把西洋古典音樂看作某些特殊階級的禁嚮，爲的是那些唱片貴得非一般人所能負擔，又是何等的令人不平。現在呢，在唱片製造原料的改變、唱片運轉速率的提高，以及音響效果的改進等新猷下，幾乎任何音樂都開放成爲大眾共有的東西。

音樂可能是美國大眾文化受惠最大的一個項目，但書籍和出版物也並不落後太遠。

今日的平裝書，固然是美國通貨膨脹和經濟壓迫下的產物，但它的勃興未始不是美國大眾文化的另一進境，雖然「大眾文化」這個名詞，在今日已是明日黃花的詞兒。

從平裝本的崛起，又可看出美國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一種衝擊，特別是對作家社會地位的影響。有人預見：如果平裝有一天凌駕了精裝的天地，縱然作家的平均收益沒有減少，反或增多，他的社會地位仍將逐漸降低。

另一方面，平裝的興起，可能會挽救日趨衰落的文藝作品，這對美國文藝作家可能是一個喜訊。在美國以及歐陸國家，許多年來就有人爲創作藝術（文學、雕刻、繪畫、音樂等）的式微表示憂慮，甚至有人爲小說和詩歌宣佈了凌遲的死刑。

小說和詩歌的衰落，當然不自今日始。嚴格一點說，可推溯至五十年代電視崛起的時候始。從那時起，非小說類的作品，一直在發行上超過小說類的作品。那時候，還沒有發生平裝跟精裝抗衡的問題。因爲，精裝向來被視爲正當出版物的正道，平裝只是邪道。

六十年代美國經濟蓬勃一時之時，精裝小說和非小說在美國的暢銷，極一時之盛，爲美國歷史上所罕見。在許多原因中，有一個是唯獨美國那樣的社會才會發生的，即精裝小說或非小說成爲美國中產家庭的裝飾品。

許多精裝的書，可以原封不動地立在精美的書架上，跟瑪瑙、水晶等飾品爭輝。而且經常在換新，爲的是要使訪客對「本屋主人的緊隨時代潮流」留一個好印象。

這當然是很淺薄和庸俗的一種欺騙。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這本是相互取寵的騙局，不足爲奇。何況確能產生某種程度的炫耀效果，不爲人所忤。

譬如一個商人或市儈，在客廳裏放上一部諾門梅勒編著的「瑪麗蓮夢露畫傳」，就會顯得滿室芳香。一個小公務員在他的住所中陳列一部「大英（或大美）百科全書」，也會給人一種力求上進的感覺。這情形就像某些東方民族在客廳裏陳列高貴洋酒（假的也無妨），具有同樣的作用。

時至今日，「瑪麗蓮夢露畫傳」的售價每冊高達美金十九元九角五分（不過連頭帶尾也有三磅三盎司重），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則更需美金五百九十三元（豪華的精裝本高達美金一千元之譜），當然非一般美國家庭所能負擔，更遑論拿來做裝飾品了。

通貨膨脹和經濟呆滯降低了美國人的正常購買力，這和十年前比較約在兩與三倍之間。這就是今日美國出版業和其他百業所面臨的危機。

生產成本的提高和購買力的低落，連屬於表演藝術的美國劇院和音樂院也蒙受打擊，全美有數十所在本年的音樂季中歇業。

在這一困境中，美國出版業和讀者不約而同的趨向愛好平裝的紙面書籍，好像是十分自然的事。在這一日增的需求中，美國在過去五年中出現了一百多家新的出版商，多數以出版平裝書爲號召。

誠如上述，去年美國出版業的營業總額中，三分之一消耗在平裝書籍上，而且零售激增，圖書館的採購量大減。

在出版物的內容變革上，新出版商注力於宣揚「嶄新的生活方式」、「有創意的社會革新」和「激進的政治理論」等等，俾與傳統上保守的舊出版商對立。

對青年學子和社會青年而言，革新派的出版物一開始便佔優勢，立刻逼使資力雄厚的保守出版商也走上略「革新」的道路。去年的小說和非小說類中，有些暢銷書（特別是和性開放有關的）就是在這一轉變下產生的。

革新在美國小說方面不可說不大。前面說過，美國的文藝界、藝術界、和音樂界，本來都把歐洲大陸視作「先輩」和「靈感的來源」，事事模倣，事事請益。今日的情形却倒了過來，歐洲小說的取材和寫作技巧，反而積極仿效美國。這就是說，美國的革新超越了歐洲，成為今日西方世界生活格調的先驅者。

這樣的革新——強調心理、生理、性能、想像力的充份發揚，並以奇妙、詭譎、反乎常情為表達的主題——對作家本身而言，真是前所未有的大開放，送他們進入一個超現實的世界，造成了許多美國小說史上前無古人的作品，也造成了許多近似「孤芳自賞」的高超作品，形成了一般讀者欣賞力的遠距離落後。

不管怎樣，小說類的作品無論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始終是一股具有魅力的「少數民族」。在美國整個出版業中，雖然只佔百分之十左右的力量，但它對讀者大眾的吸引力畢竟要大於教科書或學術性書籍。

有人說，小說類作品（廣而言之，泛指文學作品）一直都是出版業的「天之驕子」。一本好的文學作品，未必會給它的出版商太多的利潤，不可能像那些可以坐吃一輩子的教科書和辭典那樣，但它可以為這個出版商帶來榮譽和聲望。

另一原因，文學作品可以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會發生一種自發的宣傳「傳染性」。全世界最低能的美国新聞界（自稱民主的大眾媒介），最喜歡給文學作品和作家以義務宣傳，像往年的「愛情故事」和「天地一海鷗」，以及最近對蘇俄流亡作家索忍尼辛那樣。

然而這份「天之驕子」的地位，近年來也發生了動搖。據美國圖書發行協會的常務理事羅塞·史密斯說：「今日暢銷書目上的十本小說，其第六至第十名的銷行量，遠不如五年前的銷行量。今日非小說類的暢銷書，經常比小說類暢銷達一至兩倍以上。」

舉例說：有關性生活指導之類的書，都比「愛情故事」、「天地一海鷗」或「教父」等銷得好。

同時，由於精裝本小說的價格愈來愈高昂，通常每冊約在美金十元至十五元之間，一般讀者寧可等候平裝本出版時再來欣賞。但史密斯說：同樣的情形，並不發生在非小說身上。這說明小說在美國讀者的比重中，是處於較輕的一邊。

不過，同樣是平裝的小說和非小說，小說却比非小說銷得好。這又說明：一旦到了平裝的戰場上，非小說又非小說之敵。這自然說明精裝變成了小說的桎梏，這真是美國出版界近年來最奇特的一個現象。

由於這一現象，若干新的美國小說，往往先出平裝本，然後再出精裝本，因此平裝本的版稅也跟着比照過去提高三至五成。

過去有些名望高的美國作家，只許他的作品以精裝本問世，不許在他活着的時候印行平裝本。這樣一種驕傲的時代，現已接近結束。特別當平裝本的版稅增高之後，作家同樣可以在平裝的軟封面下平步青雲，聲望自然會向現實低頭。比較折衷的辦法，是精裝和平裝同時出版，以維持某些頑固作家的自尊心。

最新的發展，是把平裝本的預付稿費，提高到超過精裝本的預付稿費。這簡直是出版商逼使美國作家向實利就範的可怕手段。要知道：自有出版事業以來，出版商、文稿捐客、和作家的經理人，永遠是處於不敗之地。

「白鯊」一書的作家彼得·班克萊，在他的書正式問世（今年二月）之前，他已從各方面（平裝預約、電影權利、連載、讀書會等）取得接近一百萬元的鉅款。

湯麥斯·哈瑞斯博士在去年出版他那全美十大非小說的頭牌作品：「我OK，你OK」之前，也取得了一百萬元的平裝預約金。

描寫安迪斯山撞機事件中倖存者吃屍肉苟生的故事，平裝本的預付稿費也達八十萬元，精裝本僅五十萬元。

寫「喀麥隆」的小說家羅勃·克瑞頓得了七十萬另一元的平裝預約稿費。那特加的一元，是爲了超過其他幾個作家合得稿費總和而加的。這是美國出版商的新玩意兒。說不定將來會有另加兩元、三元等怪數字出現。年來其他的大買賣，還有揭發水門案的兩名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華和卡爾·柏恩斯坦合著的「美國總統的左右手人物」，平裝版稅也賣到近一百萬元，另加讀書會的預約金也有十萬另五千元。

諾門梅勒寫了「瑪麗蓮夢露畫傳」之後，據說立刻有出版商送來一筆二十萬元的平裝預約金。當時，誰也不知道梅勒的靈感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會寫怎樣的一部新著，更不必說它的主題是什麼了。

從種種方面看來，美國平裝書籍的風靡情形，大概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如果美國經濟沒有一個光明的遠景，它的發展更無可限量。究竟平裝本會不會侵入美國教科書、學術書籍，乃至大部頭的參考書（如百科全書）的領域，目前正是大家所注意的問題。

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的激進大學生，就曾發生過這樣的呼聲。想到一個美國大學生每學期要付二、三百元的書籍費，平裝教科書或可降低這個負擔，何況攜帶方便，換新容易。

平裝書在美國接近猖獗的情形，也引起了其他的一些討論。譬如說：此後小說和非小說的分野，會不會在這一趨勢下漸漸接近或消失。其實，「天地一海鷗」就像是一脚踏兩端的作品。有人說，將來的美國小說，很可能是一半無病呻吟，另一半是杜撰的社會調查，或生活實務指南。

另一比較嚴重的問題是：這樣的趨勢會不會單獨造成美國出版業的蕭條。敏感的出版商，已有這種預感。至於是不是杞人憂天，移時就可分曉。

美國的自由經濟，本來是基立在某種程度的浪費上面。浪費的意義在美國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積極的一種是援外計劃。

很少人知道美國的書籍也列爲援外物品之一，但這是不移的事實。記得聯合國在一九七三年倡導「國際書籍年」的時候，美國隨即訂了一個「人人有書唸」的口號。

那一年，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送出了價值美金七百九十萬元的美國書籍和出版物，給那些開發中或低度開發的國家，其中包括二十一萬五千冊的精裝書和數以百萬計的平裝書。受惠的單位，絕大多數是非洲和亞洲的學校、圖書館和私人機構。

想到人口佔世界半數的開發中國家，祇出版全世界百分之十二的書籍，你就知道美國在去年撒往這些國家的書，祇像大旱逢細雨，是絕對不夠的。

因此，有人在想：萬一美國出現了出版業的蕭條，美國的國際開發總署，就會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書籍援外計劃。而且，絕大多數會是精裝書。

這樣的推測也許不是幽默，而是事實。過去的美國脫脂奶粉，又何嘗是幽默。

大學 雜誌

宋朝的范仲淹說了一句
知識分子爭自由的名言：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我們以言論參與
國事，認為是知識分子
不可逃避的責任。

• 大學雜誌 •